

## 互联网“集智成慧”

师曾志

汉娜·阿伦特讨论过，信息封闭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解构掉的极权社会会给人带来什么；笔者由此想到，当现在的情况与阿伦特的语境不同时，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？互联网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？新媒体中每个主体可以重新赋予自己的权利，互联网为此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，提供了更多的想象。

我们知道，社会运动分为传统社会运动和新社会运动，新社会运动更多已经不是以暴制暴，不是你死我活的形式，更多是从另外一种方式重构美好社会。

互联网首先提供了空间，提供了无穷的想象，各种各样的主体、机构和品质在利用互联网时，权利会自我伸张。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通过革命、斗争，最后抗争国家权力，权利重新被赋予。但互联网的主体是网络的每个主体，有群体人员之间的信任，这种信任来自于企业、非政府组织、非营利组织对共赢的自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群体交流、博弈、整合，获得一种社会的权力。有了互相信任，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。比如壹基金曾经利用互联网平台，一天的捐款可以达到十几万、二十万，这些钱就这么“莫名其妙”来了。很多业界人士疑惑这些钱从哪儿来的，但一些80后、90后说，他们只需要被一个概念打动。他们只要看到别人相信、周围的同学相信，就会去相信，这是公益的力量。所以“免费午餐”其实是告诉你一个简单而生动的概念——只要你捐3块钱，一个孩子一顿免费的、热腾腾的午饭就有了。用年轻人的话说，就是“这太容易了，我捐了”，我们从前认为物质是根本的生活基础，年轻人却认识到物质还可以给自己带来存在感、成就感。每天捐3块钱，今天一天生活就有意义了，好像得到了一种满足，这样的生活多么生动啊。

在这样的前提下，“经验”和“体验”有什么区别。到了微博时代，大家为什么要用微博。得到的回答是：这是一种体验。首先经验主要是过去的，是积累下来的，比如概念、体系、学派、主义、规训、制度等等，这些是一种秩序，也是一种控制。在一定意义上，它的传承是非常有价值的。但另一方面经验时代正在过去。我们观察到，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在使用不同媒介时，我们的交流是不畅通的。比如，习惯用微信的人，与别人沟通时，首先会用微信沟通，很少再直接打电话。而习惯打电话的人，也觉得使用微信麻烦。这种差异与矛盾，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对立式的冲突，而是因为使用不同的媒介造成不同意识、不同习惯之间的冲突。所以要思考经验是否适用于互联网发展。而目前，互联网时代很多国外学者已经提出了“体验社会”的观点。体验从概念上讲很简单，就是一个过程，就是一次性的体验或者感受，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，体验是一刹那的东西。就像很多人研究“权力的褶皱”一样，各种流变恰恰在一瞬当中。互联网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个瞬间，这么多人可以同时感受这样一个瞬间，但又各自得到不同的感受。

现在的学生不愿意走向社会、不愿意了解社会，究其原因，学生总是通过影视或虚拟世界去了解社会，从艺术的、美轮美奂的角度体验事物，这是“经验社会”给我们的。这些美感难以接地气，抽空了生活世界真正的土壤的味道。而作为人来讲，要有一些对日常、对生活的直接感受，要有对每一个人的信任，即使我们已脱离了土地，但依然能够保持人应有的淳朴本性。体验让我们不再局限于一些规训和程式去批判事物，而是在体验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。在这个时代体验到的，不应该用过去的简单思维和经验予以否定或者肯定，而是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以一种自我反思、自我怀疑的态度去追寻自我。没有真切的体验，也就没有真诚的信任。

在互联网时代，又必然涉及“智”和“慧”的问题。凯文·凯利曾经说过一句话“众愚成智”，

在互联网上，每一个人都不具备足够的知识。但在互联网上会形成社群和各种共同体，就会形成“智”。我认为他讲的是一种自然生态，讲了一种人工智能的情况，每个人、每个有机体都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各自工作，这件事就是伟大的。在中国，在众多关系、事件里，人和人的智慧不完全一样、人的体验和判断不一样，在“众愚成智”的基础上，在互联网中可能会形成一种“集智成慧”的局面。智指的是聪明，掌握很多知识以及有掌握知识的能力。慧是一种悟性，是对事物的体验、意义有自我的认识，能够把外在的东西透射到自我，同时将自我的东西透射到外界。佛教里有一句“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”，“慧”就归结到悲悯上，对事物能够从全人类命运的悲悯视角来看待。不少学者认为，我们的慧根正应在此。